

书林漫步

爱的乐章

◎朱朱

因为在看《辛丰年先生》，又去翻看了辛丰年写过的音乐，包括《乐迷闲话》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《如是我闻》《处处有音乐》，一边看一边把他在文章里提到的古典乐找来一一听了一遍。长时间盘桓在流行歌曲的周围，一下集中听了这么多好听的交响乐和钢琴曲，意外收获了一种宁静和力量。

辛丰年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，参加革命后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，退休以后把大量的时间投入读书和听音乐学弹琴上，80年代后为《读书》《万象》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，而后，这个朴素且离群索居的老头受到了书林乐界许多人的热爱和追逐。

《辛丰年先生》这本书就是那些热爱且与其有过交集的人书写回忆的合集。陈子善、严晓星、李皖等诸多因为辛丰年的音乐文章而有了交集的人，回忆与他的相识交流，或是对他的文章有感而发，细细读来，无论对音乐还是对辛丰年其人，对生活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态度。

晚上散步时耳边一遍遍地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，听到第三章的时候那种振奋和激动，脚步也随之稳健起来。古典较流行更加擅长将感性藏于理性之中，给予的力量是缓慢长久的，适合少年时思考和蓄力，符合中年的沉稳和内省。辛丰年曾说听音乐必须什么都不做，只专心听。这种独特的聆听可能比进入音乐厅的现场更加具有凝聚力，更注重音乐的核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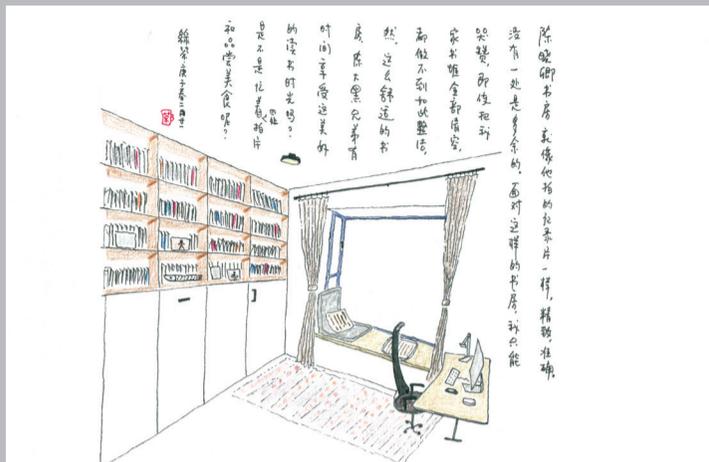
李章对与辛丰初次相见时他一身焕然的军装印象深刻，邹波采访辛丰年时也见他把灰蓝色毛装扣到领口，从南京坐汽车到南通采访辛丰年的李怀宇，感慨于他看淡物质而注重精神的丰富。同时，诸如辛丰年说过的“把音乐当成一种娱乐是很糟糕的”“他不喜欢联想，觉得音乐就是音乐，社会就是社会”之类的，看上去落伍于当下又显得尤其可爱而真诚的东西，让人读来十分感动。看辛丰年的音乐文章与其他人回忆和采访录的妙处在于，明白他文章风格的出处与生活的态度，两者的联结真是太紧密了。

受辛丰年的影响，在近半个月的听乐和读他写书以及旁人写他的文字熏陶下，对比他写作与为人同样的严肃、诚实和敬业，从前许多看似堂皇的方向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一直想写点什么却无从下手，最大的原因是不敢写，尽管之前也多次借音乐来表达生活里的热爱，还时不时沾沾自喜，相比辛丰年质朴的文字和丰富的音乐外延，自惭形秽之余，总觉得无论如何写都显得狭隘和矫情。

不管进入哪个时代，这个老人直至八旬仍旧努力进取、努力求知、努力超越，这样的精神值得所有人敬仰，他写的每一篇音乐，或是别人回忆他的文字，都在描述一种热爱，如爱乐章、爱音乐、爱人、爱生活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陈晓卿

纪录片制作者，美食专栏作家。



陈晓卿书房 陈晓卿的书房就像他拍的纪录片一样，精致、准确，没有一处多余。面对这样的书房，我只能感叹——即使让我把家里的书堆全部清空，也做不到这么整洁。

书边杂写

卞之琳《西窗集》

◎郑伯克

1981年11月，卞之琳修订版《西窗集》列入《百花洲文库》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卞之琳在引言内说，此书初版于1936年，“取材芜杂，翻译草率”，而且“排印上又增添了问题，特别是韵文部分被书店编辑擅改分行”，因而此次修订，除增删内容、改变编排、规范译名、校核原著外，还就文句进行润饰。黄裳读过以后曾评论说，“译者重订，把蒲宁的短篇《中暑》删去了，十分可惜”，但不惬人意处，何止于此。

1982年4月，卞之琳将修订版送给徐霞村，并题辞云“这本书封面不堪入目，内容也有我自己注错的两处原书名（原文如此，疑有脱字），先奉赠一本过目，更正重印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，当再送”。原书封面为灰黑色，被卞之琳画上红笔大叉，书名及译者的字样均被红笔圈起，下端“百花洲文库”拼音也被画上双删除线，而且zhou、wen之间未留空格，wen又印掉了e，则以蓝笔标记。封底关于《西窗集》“欧美散文集”的提示语之中，“欧美”改为“西欧”。目录“《安托尼奥·阿索林》九章”“《西班牙》一章”被校订为“《小哲学家自白》九章”“《乡村》一篇”，正文也相应地做了修改，而误注的也是前述两种，系原书名及出版年有误，均由红笔标记、蓝笔校订。

等到《西窗集》重印，封面改成了紫粉色，书名及译者的字体分别调整为宋体和仿宋体，前者稍带木活字的风味，古朴雅致，与封面的层次更为分明。当然，被修改的还包括了文字内容，应该是遵循了卞之琳的意见。重印本的出版年为1984年10月，但卞之琳收到样书，已在1986年5月以后，据该社吴灌的附函，“《百花洲文库》各辑印数都不高，且重印的只有《西窗集》和《燕子龛诗》二种，皆因作者提出有更正必要，方遵嘱而行，故出书迟滞”。而徐霞村却于当年2月去世，未能等到“再送”。



新书快递

张怡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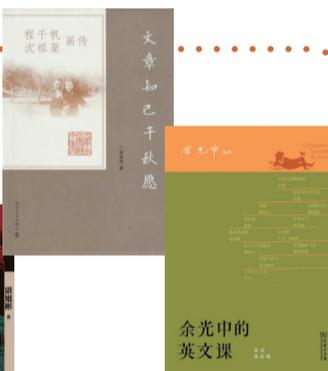
张怡微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张怡微是一名与当代青年同成长的作家，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在青年群体中投射下的情绪，对于情感、自我的探索——他们接过生活的重量，经历婚姻、离异，看见衰老、死亡，一步步识别虚荣、谎言，也辨析人的软弱、逞强。

大变局：晚清改革五十年

谌旭彬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在1861—1911这五十年里，有许多历史人物值得关注和研究，争斗不绝如缕的清廷高层、挣扎但又怯懦的官僚士大夫、图变图强的有识之士、困于传统礼教之中难以自拔的乡绅以及濒临崩溃的底层民众……

文章知己千秋愿：
程千帆沈祖棻画传
程雨则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全书选用500余幅照片生动再现了程千帆、沈祖棻这对学术伉俪极不平凡的一生。全书从程、沈二位先生的家世和出生讲起，讲到求学、治学、教学、著述、交游等，大量珍贵的学术照片和资料首次公开。

余光中的英文课

余光中著
商务印书馆

本书秉持博雅教育理念，强调人文深度，汇集跨学科名家名篇，不仅旨在提高学生的英文程度，更要在课文的编选和阐扬上，扩大他们的见识、恢弘他们的胸襟、锻炼他们的美感，鼓舞青年特有的旺盛的好奇心。

《放翁题跋》有见识、有情怀

◎黄斋

题跋这一文体，始于宋代。欧阳修《六一题跋》、苏轼《东坡题跋》、黄庭坚《山谷题跋》、陆游《放翁题跋》可谓“四大名著”。单就书籍题跋而言，《放翁题跋》中所占比例较大，所读之书、所藏之书、所刻之书都有涉及，写法也更接近现代书话。这些题跋有见识、有情怀，堪称陆游散文写作的上品。

花间樽前，吟风弄月，醉生梦死，无疑为人所不齿，陆游的议论则

别开生面。《跋花间集》云：“《花间集》皆唐末五代时人作。方斯时，天下岌岌，生民救死不暇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，可叹也哉。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。”前一句的批评、感叹，属于人云亦云；后一句却奇峰突转，将乱世书生的无奈归结为社会现实环境所迫，果真是见解通达，不同凡响。

民俗风物之类原是寻常所见，本不稀奇，可历经丧乱之后，风俗变迁、人情变故、国运衰微，读到一册

风土笔记，也不免顿生家国之思。《跋吕侍讲岁时杂记》云：“承平无事之日，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，人人知之，若不必记。自丧乱来七十年，遗老凋落无在者，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。吕公论著，实崇宁、大观间，岂前辈达识，固已知有后日耶？然年运而往，士大夫安于江左，求新亭对泣者，正未易得。抚卷累欷。”这段文字写得一波三折、荡气回肠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书评书话